

第二回 范道人遺囊顯道術 梅杏娘平地沾冰清

卻說湛翌王在店中飲酒，正思想之際，見一道者進來，與湛生拱手坐下。問道：“相公尊府那裏？高姓大名？”湛生道：“小生未及動問，反蒙仙翁下詢。敢問老仙長鶴駕何往？霄府那裏？”老者道：“貧道住在中岳山下，高雲院中，姓范，名本瑞，別號雲侶道人。因慕貴鄉山水之勝，特雲遊到此。”翌王便道了自己姓名。雲侶道：“有失瞻敬。”翌王道聲不敢，兩下便同坐了一桌飲酒。吃到七八，雲侶道：“貧道觀先生氣色，似有一件憂疑之事在心，可說與貧道知得否？”湛生見他丰神奇邁、面貌蒼古，心知必是異人。問及至此，便覺打動心事。默然了半晌，起身問道：“老仙翁何以知小子心中有事？”雲侶道：“不瞞先生說，貧道本是山東人氏，自幼學得些天文地理，其餘些小道術，略曉一二。今觀先生之相，有一種青眚之氣，浮於天庭山根之際。先生若說與貧道知得，或有法可以解之。”

翌王慌忙將昨日梅府花園遊玩一段，細細述與他聽了。雲侶即於袖中打了一卦，對翌王道：“先生終身的姻緣，到有些意思，但其中尚多磨折。目下更有一番虛驚，直過了十五個月光景，方保無事。”翌王道：“既蒙仙翁指示，幸必有以救我。”雲侶道：“此是天數，莫可挽回。先生且到彼探個消息，來與貧道說知，或者再有商量。今帶得皂囊三個在此，兄可收之。隨機自有用處，切不可失誤。”翌王立起身來，連雲侶的酒錢，一總算還店家。別了道人，出得店來，心中祇自亂想：“雲侶之言，甚是難解。”一路行來，早到了梅家花園左近。又上前一步，直到門首探望，並無影響。走來走去，將一個時辰，始見園門開處，昨日那個青衣，往外一張。翌王看見，急上前道：“昨日煩姐姐將拙作送與你家小姐，曾見過否？”佛奴道：“好端端幾乎惹出一天大事來，險些帶累俺家受氣。還要說甚麼拙作拙作，不知你詩中藏著甚謎兒，小姐看了，便一時怒發起來，必要責罰我。幸得我再三求告方免。又問我那人在也不在，我說你明日要來的。今早著我在此看你，送還你這幅詩箋。”翌王連忙作個揖道：“如此帶累姐姐多矣，小生甚為不安。然小姐可有甚麼說話，託付姐姐相傳？難道便擲還我詩箋罷了。倘蒙見憐，姐姐玉成好事，後日當以小星故事為謝，終身決不敢忘報哩。”佛奴笑一聲罵道：“書獃，甚麼小星大星，我家小姐暫饒了我一頓打，著我還你的詩箋。你可略站一刻，待我進去拿來，不要再在此歪纏罷。”佛奴便一徑跑到杏娘房中，見杏娘睡著，氣喘喘向鏡臺邊，慌忙取了一幅字紙，徑走到園中，送還湛生道：“相公，你的詩箋在此。

翌王接詩在手，好生沒興。展開看時，心上歡喜了一半。你道為何？湛生原是極伶俐的，記得昨日自己的詩箋，不是這等的。今見換了一幅鴛鴦錦箋，上面幾行細字，寫得端端楷楷，字畫十分丰緻。把來仔細一看，也是一首絕句，吟哦起來：

一春風雨半庭花，細草微煙景物賒。

可恨蝶衣簾外舞，強偎紅片落誰家。

這首詩，原是梅杏娘做的落花詩，因那日也放在鏡臺邊，佛奴倉卒急遽，拿了就走。又不識字，杏娘又睡在那裏，把來竟授與湛翌王。翌王念完了，疑是小姐有心換他的詩，必定天緣所定。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，如獲珍寶一般。佛奴笑道：“相公自己做的詩，祇管看他怎的？翌王知佛奴不曉得其中緣故，便道：“詩是我的詩，也曾受用你家小姐，眼光兒看過一番，纖手兒拿過一番，香口兒念過一番。小生把來做個鎮家之寶。”佛奴道：“啐，又來胡講了。”翌王笑了一笑，忙把詩箋藏在袖中就要轉身。誰曉得佛奴做人，最是尖利的，前日為了湛生，受了小姐的這場悶氣，今日見翌王拿得詩箋，竟要去了，便思想設個法兒捉弄他。笑對湛翌王道：“相公且住，你前日雖到我園中，也未曾外園看得許多景致。今日我同你各處去遊玩一番，別樣念頭卻也休想。”

翌王要與佛奴歪纏，正中下懷。便道：“如此極妙！”便隨著佛奴走動。佛奴引著湛生，轉過一帶花欄，又出了一重園門，沿著魚池走去。一派假山流水，祇見：

險峻峻，煙巒壁立，彎曲曲石磴通鑿。小澗寒泉流出，似迷阮肇；深谿野徑引來，欲誤漁郎。水欲窮而山又接，分明林屋洞天。峰怎轉而路方回，何異武陵渡口。祇道此地自應通玉島，誰知個中原來出塵寰。

那時湛翌王正在飛仙洞內穿出來，回頭轉來，不見了佛奴。心內轉道：“有些蹊蹺了。”急忙向洞外走去，卻是一帶斜堤垂柳，池水隔斷，走不通的所在。祇得縮身轉來，再往左邊穿去，又穿出了高峰頂上，究竟又走不出。祇得回轉來，向右邊直走，又是一條小路，荊棘絆滿，抓住了一幅衣袖，好幾時折不開。漸漸亂草愈深，荊棘愈多，不像有人行走的。忙打一望，前面又有石頭壘斷。此時，湛翌王好生煩悶。東穿西走，再走不出。腹中吃了寡酒，忽然間饑將起來。走又走不動，路又尋不出處，心中著急，眼底昏花。那曉得梅家接連有兩個園，內園不多幾畝，就是小姐杏芳所居。外園甚是廣闊，有七七四十九個飛仙洞，奇幻異常，循環錯亂。若無熟人引路，萬難識認。所以佛奴把來捉弄湛生，領到這個所在。一個三轉身，佛奴竟進去了。那時，湛翌王好似熱鍋上螞蟻，戰戰來去，看看傍晚，方纔走得來。

翌王來到內園挹綠堂上，兩隻腳甚覺酸楚，祇得在花欄上少坐片時。見粉壁上寫一篇美人賦，字體寫得端楷，趁著歌腳，細細看道：“必名筆也，惜無款耳。”賦云：

雲想衣裳，宛現光華於群玉；花羞顏色，恍臨丰采於瑤臺。頻驚雁落，還怕魚沉。淡雅輕盈，擬西施迨非國色；天然綽約，較虢國未必傾城。襪動凌波，輕印香蓮於花下，無計留春；裙飄蕩練，緩扶瘦影於簾前，有心待月。細語弄鶯簧，無分睨睨；行形隨蝶媚，曷辨翻翻。傷春檀板按悉弦，歌傳子夜病劇桐。箋寫心曲，句和陽春。一束楚宮腰，瘦損風前弱柳；半顆樊素口，淺深月下新桃。似恨如愁，仿佛月明春睡去，含嬌斂態，依稀雨暗晚歸來。秋水盈盈，惟盼東鄰宋玉，春山鎖鎖，為憐妝閣張郎。凝妝遊綺陌，結同心於柳帶，歸賦桃夭；遣悶到梁園，卜迢吉於榆錢，愁歌梅落。朝梳候雨，青絲裊鳳釵而欲動；脫寄行雲，綠鬢綴細螺以輕揚。手拈花枝，畫樓獨上，脣迎彤管，曲檻斜憑。如飛燕掌中翔，不數趙家姊妹；恍彩鸞雲外現，誰分姑射仙凡。緬懷弄月秦樓，何日乘風月下。

翌王看完美人賦，歎道：“賦內所言，梅小姐的模樣，盡於此了。小姐，小姐！你不是醒名花，到是解語花了。今把詩來贈我，范雲侶說我後日姻緣有分，現在店中等我，不如袖了此詩，快去與他說知，徐徐圖個美滿良緣。”方欲轉身，忽聽見園門外一片聲響，有數十人打入內來，勢如兵燹。正不知還是從天而降，從地而上。翌王慌張，急欲越牆走脫，早被那夥人，鷹拿燕雀，一把扯住道：“姦夫已獲在此，如今走在那裏去，拿你見我們大老爺。其女子們，我們回復老爺。”說完，竟不由分說，一擁而上，將翌王圍住。

些東西，一哄而散。時人有詩歎曰：

錯訪雲箋半日留，飛災猝至誤風流。

今番陷入牢籠去，幻出姻緣一片愁。

當時杏娘在內房，不知就裏，認是強盜，慌忙躲入壁衣之中。家人個個包頭鼠竄，逃避去了。看官們，你道這一起人，是那裏來的？原來外園後面，住兩個無賴：有一個叫做俞甲，綽號灰貓頭；一個叫做王乙，綽號臭老鼠。都是平地起風波，尋寡吃白食的。那日見湛翌王一個後生，在園中亂撞。兩個看在眼裏，一徑奔入城中，報與小姐的嫡兄梅公子知道，希圖詐害。梅公子便差了許多僮僕，同著一夥人來拿湛生。那梅公子名富春，號叫瑞臣，為人生性兇暴，好為不軌。恃亡父的遺蔭，胡亂橫行。又自小與無賴為伍，學得拳棒，結一班衙門蠹役，以為心腹。他便姦人妻女，盜人財物，犯出事來，這一班人互相狼狽遮護。所以一縣之中，人人畏怕他。起他一個綽號，叫做狗低頭。道是他做人忒歹，即將他來喂狗，狗也不吃他的。閑話休題。

且說眾人帶了湛翌王，拖拖拽拽，擁到梅公子家中，已是天色傍晚了。祇見那狗低頭坐在堂中，宛如官府之狀。祇見兩邊豪奴悍僕二三十餘人，站立得齊齊整整。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手中各執著木棍竹片，銅錘鐵甲，眼睜睜好似海神廟中夜叉小鬼一般。翌王帶到階前，眾人便叫跪了。那翌王是個讀書人，原有烈性，不肯受人胯下。到此危險之時，他主意定了，挺然而立，再不肯跪。狗低頭見他不肯跪，開口罵道：“好個強盜，你在我園中做甚麼？你幹甚麼事體？快快從直招來，免得受苦。”湛翌王那時如釜中魚，籠中鳥，心上戰戰兢兢，又不便說出真情，祇得口中勉強支吾幾句。狗低頭喝道：“胡說。”湛翌王又辯幾句，狗低頭那裏肯聽，喝叫那兩邊站立的動手。可憐湛翌王，嬌滴滴一個嫩弱書生，被這些如狼如虎的一班人，拳頭腳尖，諸般器械，百般拷打。又把麻索捆綁起來，緊緊吊在梁上。吊得那翌王，半死半活，口也喊不響。此時呼天不應，叫地無靈，又無一個親人在眼前，真正心中好不苦楚。狗低頭喚家人來道：“今夜寫端正了書帖，明日絕早送到縣裏去。你要稟明大老爺，立時拿去正法治罪。”正所謂：

青龍白虎同行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祇為一紙題箋，先受私刑吊拷。

要知湛翌王此去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便見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](#) [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